



志壑堂集

十

和洋  
1080  
10



和 16  
1.080  
卷 10

志壑堂文集卷之六

傳

姜太公傳

太公呂尚字子牙本四岳之裔幼而神靈緣上世  
產於姜水故又稱姜太公云姜姬世爲婚姻姜嫄  
實生后稷與四岳同朝世相依倚太王自邠遷岐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太公年雖稚稱神童已能橐  
弓矢裹餼糧渡汧踰隴至於岐下崎嶇里道間時  
時爲太王陳說黃帝兵法與家藏六韜三畧之術



志卷之六  
媿媿不倦太王嘗謂神明之後必有達者此子年  
雖少大器當晚成異日學成爲帝王師恨吾老不  
及見矣又時時以語王季其器重如此迨商之季  
賢人播棄太公抑鬱不得志不屑曳裾王門益遨  
遊弋釣山海間不事家人生產獨與孤竹君二子  
伯彛叔齊相友善一日過營丘升高而望見其地  
依山而負澤喟然嘆曰此地當有王者興建都邑  
朝市享國奕世滅於虞舜之裔從遊者咸以爲狂  
太公笑曰庸詎知非僕耶晚年就食岐山鬚髮皓

白衣冠甚古一女及笄不字曰此女於法當貴勿  
以字人韜光斂跡人不知其爲貴戚也會文王爲  
西伯感異夢逐禽於渭濱太公垂綸番溪堅坐不  
避左右問禽所向太公曰大王勿問也大王卽禽  
禽亦卽大王左右怪其語以告文王召與語太公  
曰黃帝卽禽於涿鹿而有阪泉之師湯卽禽於亳  
而有夏臺之厄故勸大王勿問也詢其姓字具以  
對文王驚曰子牙尚健在無恙耶命彼後車詢以  
國政大說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子牙殆天賜非人

力也復脩世好納其女爲世子妃造舟爲梁世子親往迎焉是爲邑姜渭水居民嘖嘖語此公女不字人今果配世子耶莫不榮之不知其爲舊昏媾也文王崩武王立太公旣秉國政號尚父邑姜又日夜語武王曰王不記姜里伯邑考之事乎王耄矣世子又少武王遂決計授太公黃鉞白旄定牧野之難伯夔叔齊叩馬諫武王曰子爲誰誰能識之太公曰臣識之是墨胎氏之裔義不侵爲朕諾者也武王曰釋之功成大封功臣封太公於營丘

感逆旅主人之言星言就國召故所與遊者賜之金與之飲食曰吾故海上釣徒也使草澤中識英雄則人人物色之矣國於營丘世於姬爲甥舅之國傳數世陳常滅之是爲田齊世所傳封神傳語多涉怪茲不錄

舊史氏曰孰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哉若宋太祖之於張齊賢明太祖之於方孝孺皆老其才以貽後人卒受國土之報如姜太公者抑何多耶或曰陳常滅齊諸呂散匿皆好奇計以女德顯大賈

呂不韋進女於秦卒有秦天下呂公好相人進女於漢幾奪漢鼎如舞陰侯妻呂嬃亦女中錚錚也哉當時漢大臣惡諸呂不詳其世系今傳其可知者

文王得姜子牙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史遂以爲神奇之語余爲作傳以解之卽如武丁夢卜自是其遯於野時舊識如富春澤故人耳不則亦其盤之友也世豈有一夢而卜卿相者乎再記之

太公遇文王大約八十餘歲耳或考文王遇太公之年去太王薨之年有八十五年遂以太公未見太王爲解者非也史明載太公之卒蓋百有餘年而不志其卒之歲至成王戊戌年纔九十七政不知何年爲百有餘年也不知其卒烏知其生時乎

明大學士少保張公傳  
張公至發字聖鵠號憲松父敬進士禮部儀制司  
主事善屬古文辭生平不問家人生計卒至貧不  
能葬公生十三歲而孤既入庠則從泰安少崖李  
先生遊闡明理學後既貴爲先生刻其語錄曰還  
朴心聲云萬曆丁酉舉鄉試辛丑登第受玉田令  
邑故饒陂池狀每霽雨則山濤怒激成巨浸公相  
地築隄至今勸父老猶相傳曰此張公隄也歲歉  
公勸人家捐賑旌閭復役益以官帑躬親散給全

明大學士少保張公傳

張公至發字聖鵠號憲松父敬進士禮部儀制司  
主事善屬古文辭生平不問家人生計卒至貧不  
能葬公生十三歲而孤既入庠則從泰安少崖李  
先生遊闡明理學後既貴爲先生刻其語錄曰還  
朴心聲云萬曆丁酉舉鄉試辛丑登第受玉田令  
邑故饒陂池狀每霽雨則山濤怒激成巨浸公相  
地築隄至今勸父老猶相傳曰此張公隄也歲歉  
公勸人家捐賑旌閭復役益以官帑躬親散給全

活者數萬戶會癘疫大作手製藥餌隨地給予活人無筭迨後里居猶時時以善藥療人也歲荒多盜立傳箭法一聞枹鼓不移晷而達縣捕之立獲矣調繁遵化縣均徭後革羨耗下令日收銀至毫而止納錢者聽支兵餉軍民兩利焉里豪某黠而忍與其讐訟不勝陰斂已子而噬之歷六七讞皆懸坐讐者公廉得其狀一訊而服邑爲薊撫駐節地三屯營鎮密雲督府倚角建牙相望供億繁多公游刃有餘也報政授監察御史時明神宗倦勤

葉向高以獨相輟機務出典癸丑試有廷尉某者復從而勸駕公上疏曰獨相非祖制也請卽免枚卜以充揆路一時咸服勁直云巡視西城務清軍匠占役之弊巡按河南時福藩將之國使者相望于道公星馳赴任以禮制裁諸大璫沿途需索爲蘓各屬郡邑輸納朝賀之使例有導行費亦一切以法抑之王素耳公名顧深器之不以爲簡也嘗駐節某邑使院貯金匱二焉左右曰例也公置弗顧所薦剡有以舊例謝者力卻之巨憇苗之碩陰

志寧堂文集 卷之六  
六  
養盜魁以睚眦殺平民持上官短長捏款送訪非  
贖金厭其欲不得釋諸大吏無敢發其奸者公令  
刑官攝之甫下吏請託踵至未啓函卽按其罪杖  
殺之熊朝會者王妃弟也怙勢長惡汴人爲之重  
足立公捕之乃匿王府百計爲請公曰職爲朝廷  
守三尺耳卒置于法時礦盜哨聚數千人官軍莫  
敢問公召其渠魁曰角腦者曉以利害令各復業  
封塞洞口其患悉平任內贖緩差竣一無所取念  
宗祿不給爲置義田以贍貧者至如選婚請封請

名等禮無不如期題請以故宗人感焉又爲宋邵  
程兩先生後裔題請衣冠永奉祀按部一年例應  
代時諸臺臣以福藩故咸推轂公復被命畱按中  
州萬曆四十二年以水雹題請捐稅賑濟四十三  
年以饑請畱正項以備賑恤改折兌運全折漕糧  
以蘓重困皆報聞其賑饑也出示通省令就空便  
官舍民居設粥廠男女異處擇耆民長厚者司之  
富民有收買幼稚子女者至來春捐其直而歸之  
全活多者賞賚有差又嚴禁畧買者時潞王以幣



來已卻之轉念曰吾且以成賢王之名于是盡易錢給貧民時衛輝饑尤甚公括官私錢施襖袴等數萬具免歿者無筭庚申差按應天未任以病請告天啓元年陞大理寺左寺丞時以兄處士公卒親老子獨祈終養壬申乃起順天府府丞癸酉陞光祿寺卿寺司諸祀及上供事煩而侵漁者多端公握計精核白糧至收貯不移晷刻無復種和侵肩之弊初行藉田禮及治慶成晏雖酒羶果籩皆豫定圖式無不恪整疏請增修倉廩皆自行估計

吏不得欺節省大農錢巨萬舊例祀典牲牲由人常頒胙由光祿牲既獻廟則內監從而侵冒弊難直摘因特上福胙交領宣明一疏令太常光祿各遣官交領奉旨遵爲永例任光祿二載事事詳核帝眷由此深矣八年陞刑部右侍郎召至中左門看本擬票旋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明季卜相皆出詞垣公以鄉寺未及四載遂躋政地外官入相自公始蓋異數也既執政寓書戒臧獲輩曰毋寧負屈毋寧讓人務使吾家若無官其篤慎

如此九年進禮部尚書時國計日誦千戶韓伯孝  
乞開礦鼓鑄公疏諫止大畧言鑿山則聚衆滋擾  
而礦盜之患興增局則工本徒消而賠累之患起  
報可丁丑充會試正主考取吳貞啓等三百餘人  
如陳子龍夏允彝輩皆海內名士也會溫體仁去  
位遂爲首輔舊例考選衡文后合以鄉評顧奔競  
易起公建言有官評瑕瑜互見者卽先予別職其  
優者糊名考試進呈上裁各省人數不必取盈推  
知上選爲臺省更有文望者授翰林編檢奉旨定

爲例狀以考選事與詞臣議不合而公始有去志  
矣滇撫王世德以清介不諧於時言路誣以通賄  
公力辯其誣其爲國惜材如此旋見時事多舛以  
病請告其畧曰皇上本欲集嘉謀也而煩言之亂  
政不少本欲刷頽習也而僉人之扞網愈多且以  
駟僮笄縉紳以蜩螗搖鞞鐸言路似開反爲閉言  
路之漸矣若文臣而欲以武監文試而欲以武錄  
國體朝綱悉紊舊典鼎鉉誰司橫議叢棘願賜解  
組歸田苟全休致疏累上得歸十二年以捐資倡

建淄城遣官賜勅獎諭十一月以徽號告成勅行人存問賜文綺白金上尊竿果等物以淄川解邊餉累弊難堪從田間具奏民窮勢必走險安民莫先察吏一疏內反覆言監司宜久任錢糧宜循舊典總歸藩司彙解詞甚剴切奉旨議行自是徵書頻下公累疏控辭疏四上乃已壬午七月夢緋衣者手板謁榻前越日終于正寢素蓄一鶴別墅忽登階歷門堂迴翔延頸作欲語狀異矣遺命勿請恤勿立家廟勿入祀鄉賢勿用墓誌撫臣奏聞贈

紫霞先生傳

高念東先生別號

紫霞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賦性簡遠幼不飾衣履從先祠中得釋典殘板卽反復究釋得其大旨旣官于長安不問遷除累年不調出典文試旣放榜或具黃金數笏來相餽先生訝曰此胡爲者立付友人反之其友卽篤信反其人不以爲怪也入佐銓衡貧不能完租稅時國法正嚴逋賦者戍先生曰吾惟待戍耳會是歲山左遂全蠲田租焉已奉命祭告窮瀟湘山水之勝至紫霞洞而反故自

號紫霞道人云 今上聞其才名召詢國家大計  
先生娓娓對推獎人材甚悉命賦詩立就講書陳  
乾卦大意歸卽具疏謝病與黃冠老衲遊雖賓從  
雜沓蒲團跏趺若不聞也狀嗜讀書凡海內名山  
所藏及文人所著人間未經見者購求務得之居  
恒手不釋卷暇卽命駕山陬水曲屐履殆遍周櫟  
園云遇濃陰茂樹卽繫驢而臥其實事也顧航于  
吟咏每意有所會洋纏成數十首不命題亦不脫  
藁間命小胥抄錄卽錯誤亦不訂正曰千秋後亦

少保廕子祭葬如禮蓋寇宄一載而明社墟矣舊  
史氏曰公在政府絲綸皆藏副本及所著函彙三  
十函皆不存傳其可知者狀觀按豫所刊巡方約  
畧及檄畧等書官民情僞燎如握火蓋繡斧百世  
師也當魏璫用事時公見幾遠引在告十年暇日  
兄弟躬奉板輿侍太母宴娛近郭園中至今鄉里  
豔稱之非樂道者能如是乎已所置善田宅器具  
與兄處士公中分之遇恩廕輒推以予兄子泰瑞  
曰庶以慰吾兄于九京也昔李少厓先生嘗榜其

堂云孝友承家豈不狀哉公在朝方黨議大起獨  
嶽嶽正色孤鶩中立及致政與江夏宐興同被召  
公獨不起蓋國事可知矣狀創石城建義倉代輸  
丁銀捐橐贍士桑梓綢繆何重以周也跡其生平  
清嚴詳慎有陶士行霍子孟之風焉子姓恪守家  
訓若男泰來泰孚孫纁等彬彬賢科相繼孫曾三  
十餘人若明經紱文學篤慶昆季皆一時琳瑯之  
選也以今方古庶幾過之矣

未必有知其說者時詞伯司選事者來徵詩往往  
笑不應狀其所爲理學訓世之書雖先正未之過  
也嘗鬻一別業花木池亭甚盛旣得值戚友知其  
踈于財往往稱貸畧盡其復某友札云通財朋友  
之高義而亦不可以過通向者貧兒暴富今已暴  
貧矣其生平大畧如此

諸震坤太史傳

諸公豫字震坤順治己丑進士選庶常授編修性深沉有機畧好讀書官長安雖肩輿刺促中不釋卷余壬辰罷官歸贈詩者盈篋震坤獨無一語蓋唏噓不能成聲矣丙申余遊先集成將軍園亭震坤來晤先集成出家伎侑觴震坤歸作長歌贈余歌曰六年知己參辰踈今晨執手城東隅城東甲第天尺五君家大將菟裘居擲還肘印志未畢指點雲壑搜松腴量沙巧疊錦繡嶂聚石幻成佳麗

圖簾深几羽不易到一一爲我開金鋪飛甍架空  
虹氣壓曲徑引屣羊腸紆劔峯瀑練闔陰霽松籟  
竹濤鳴碧虛藤香嫋烟幽睡足梅影浸月水魂癯  
畫船停漿客沽醞酒旗颺樹人當壚連環圓治象  
太極石枰玉子供擣蒲天然位置見眞景世上粉  
繪慙臨模層樓縹緲一憑睇上林佳氣收無餘西  
山晴雪白滉漾薊門烟樹青模糊仰捫尾宿傍巖  
野冷然坐我冰玉壺危梁勇涉興始愜遠麓已挂  
西飛鳥銀鈎重捲啓秘院別有瑤島人間殊霓裳

鸞篔搖翡翠雕盤綺席燃珊瑚雪兒低唱小蠻舞  
梁塵旋繞紅氍毹檀槽再撥紫簫咽新聲半帶揚  
與蘓柳堤桃塢全盛日日高香霧圍名姝菱花半  
鏡馬上來紅牙逐隊教吳歛綠鬟隨意眉十樣歌  
者含顰聽者娛座中顧曲江南客掩袖迸落鮫人  
珠花飄絮墜等閒事却爲知己增嗟吁早年題字  
並雁塔壯歲較書同石渠嶙峋五嶽方寸間獨許  
我與王郎俱朝陽鳳噤仗馬暗攀檻眞上天關呼  
擯排仙釋諍舌驚別白涇渭丹衷孤驪龍不睡鱗

鬣豎鑊膏刃血爭須臾恩寬似海遂初服心在魏  
關身江湖紗籠詩句又蛛網玉堂春夢群柳榆環  
山亭中自太古苔蘚不許侵雙趺重來燕市暫游  
戲鶴肯肯受緇塵汙阮厨嵇鍛幸無恙棣華荆萼  
仍榮敷兄雖矍鑠弟潦倒唾壺對擊聲嗚嗚將軍  
甘避灞陵尉司馬苦著文園書未聞宣室召賈誼  
豈有田蚡憐灌夫朱顏難駐髀肉長時移事改無  
賢愚樽前賓主不自由兩行紅粉當何如蛾眉莫  
解信陵意青衫轉向琵琶歎是時臘破寒料峭滿

堂絲竹慘不舒燭龍我願賒再夕塞馬人豈知前  
途登臨歌舞正歡劇東風門外催驪駒衣冠談笑  
盡優孟陵谷遷變誰麻姑結交惟有青松心千古  
萬古無凋枯其歌如是當時贈詩若王宗伯敬哉  
高少宰念東先生諸什王阮亭司成見之皆急爲  
稱賞而其評震坤之歌云叙事磊砢氣格道宕深  
得韓蘇之法者然此公詩名殊不著卽毘陵諸君  
子亦無以此事相推者何也其潛德績學畧可知  
已震坤以事牽率遷關東後緣修工放歸病且死



故產已驚尚寄櫬其中不能葬余在武林既葬林鐵厓大叅擬歸舟過錫山葬之而後行不知其家能不拘忌相從否因檢舊笥讀其詩乃削涕而爲之傳震坤在關東詩益工有若干卷行世方樓岡學士對余言嘗爲之序云

林鐵厓大叅傳

林公名嗣環鐵厓其字順治己丑進士歷任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分巡兵備道兼理學政駐節瓊州瓊州在海外兵民雜居維時李撫軍瑞吾最賢而兵頗橫有兵毆民者林笞其兵而匿其民于衙內一時將領甚奮擁衆入林署爭之林端坐不爲動但引頸向將領曰惟殺我無多言吾懼死不笞爾兵也兵將唯唯而退舊藩遣二蝦入林署言事連騎至公堂不下林詰之曰爾何人應曰蝦林故

誤曰爾兩人四眼如明星安得謂之曰瞎耶各與之三十杖舊藩大怒賴撫軍曲爲解之乃免時同城有高總戎者林與之抗禮不少下林往顧高干旄甫及門高卽啟門出迓高來顧林林時視事或偃仰必從容而出一日高具酌林極晏而赴之及庭一揖罷卽曰倦甚請少休乃就寢別館栩栩酣臥比醒已三更矣高肆筵設席梨園之外繼以小優已而出家伎佐酒林歡甚問高曰此優皆何處人耶高曰卽瓊州人也林停杯放箸舉聲痛哭一

庭皆驚高怪問公何爲者林哭曰爾辱我我不堪也問何爲相辱林曰余監瓊瓊民皆吾子女爾酌我而令我子女歌舞我何辱如之却席而起林高互具揭得旨各降四級林爲長三寸木版朱漆金書欽降四級使二役持之以謝瓊海之客蓋林居官時凡所投刺及上下文移啓劄皆用紙長三寸纔能容其條記居恒曰吾無從得錢買紙其用長三寸木版署官銜爲前導蓋行之已久矣李撫軍嘗招之及席卽擁几而臥將罷飲同列推之

乃覺撫軍但曰彼倦耳其踈放如其後林高復  
辨于朝各杖戍遇赦免林客武林遂家焉當在  
獄時適與周元亮侍郎同繫二人從犴狴門隙中  
傳遞唱酬詩句已而笑曰不圖吾兩人詩筒乃在  
此詩具元亮集中迨客武林諸當事爭延致之得  
其一字畫以爲榮無何當事皆去林僦屋西湖上  
貧以死妻子客寓晨夕不繼林柩暴露無收葬之  
者丁巳余來湖上尚見其六二子辛酉次子又死噫  
悲矣余與林同譜從未識面但從諸集見其一詩

一序今搜其全集尚存四冊皆曹秋岳侍郎所訂  
正余旣爲其子畢姻乃葬之於昭慶寺西五里龍  
潭上因記所聞于王巢雲副使者志其居官崖異  
如此巢雲謂伊蓋聞之蕭舍之炎嘗云

故其果雲防...  
 五余...  
 故其...

康母高太孺人傳

高太孺人康封翁道充室也年十七適康君時封  
 翁之父已通籍金門為名御史蓋淄川東溟高中  
 丞公女可謂貴家婦矣孺人即鷄鳴盟緹適姑舅  
 所視膳令姬婢輩以次上食孰不誦孺人孝者顧  
 侍御公素嗜薦米每秋成薦新已則躬自糴漫湛  
 熾以饗侍御公曰吾以殫婦職而委之人耶禮云  
 子婦侍舅姑進饘醢芼羹菽麥梁秫唯所欲孺人  
 可謂知禮矣夫生而繡褵香閣業唯纂組綦屨是

務罔不簪珥揚揚弗以娣姒爲意者孺人則處妯  
娒間閭閻如也其待族人姻戚响嚅婉嫺尊卑有  
等若不知爲貴家女者下至姬婢紉箴補綴之事  
每燠寒輒手爲治之曰孰非人子而聽其藍縷蹠  
躡爲乎孺人一日歸寧淄川以冢婦任氏隨而婦  
之母計音適至曰是宐勿令知婦旣不獲視飯舍  
升榮而號而又免身豈堪此痛推乎已乃陰治其  
衣履之物以從冢婦旣抵里入闔門鑿于東序而  
哭則榛筭繩屨麻帶皆孺人夙具也生牛御御統

穀不敝盡不更爲曰吾以惜福顧獨于諸子課讀  
不少假易每自黨塾夕歸則問曰兒曹所業何經  
也朝以出則囑曰韶光易逝勿廢寸陰以故諸子  
懷鉛嶽嶽每學使者來試士安陵之俊髦未能或  
之先也昊天不弔享年僅四十三而卒不及見諸  
子之蜚聲藝苑射策南宮三黨有遺恨焉卒之夕  
猶殷殷以勉事縹緗無替先命爲訓嗚呼賢矣抑  
不佞 盖不勝鮮民之感也記 不佞 十二歲時先慈  
見棄越十年幸叨一第將從泥金隻字博慈顏一

笑不可得嗟乎伯季康君得無有同痛乎先孺人  
享薦影祠籩豆維謹矩矱不孝嘖笑必嚴若可步  
高太孺人之芳塵者而不孝偃蹇無似視孺人之  
子伯仲連翩詞壇掉鞅則瞠乎其後矣少司寇高  
念東先生與康君表兄弟也先生爲先孺人立傳  
賦采蘋之三章焉茲者辱先生之命其何敢辭狀  
先生昆季與安陵甲第相望三虎三鳳莫能輕軒  
抑亦般陽之閭教有由來耶孺人子三人長溫采  
貢生次敬采廩生三廉采進士皆以文名於世

舊史氏唐夢賚日翩翩紈袴寧止貴公子哉彼閨  
媛以其家世婦姑勃僎者嘗比比而有矣孰是潔  
蠲盤匱而進其菱嗜以視鹿車提甕謝其服飾侍  
御者何如耶若孺人者可不謂女師乎

齊齊於取取無人者何不爾文何平  
豈豈回而後其妻曾以所執車對其妻  
歎以其家世無故也者曾以此而自矣  
曾與及後妻資以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淄川譚氏高氏姑婦雙烈傳

譚氏太學生張泰瑞妻別駕譚誠言女也姑卒受  
遺命撫育諸孤妹無間言太學善翰墨尚氣節以  
叔相國憲松公蔭由諸生入監性不畏強禦嘗侃  
侃數言脫從兄孝廉泰來於虎口所築堂曰知守  
軒觴咏自適視齷齪名利輩泊如也賊謝遷薄淄  
城鐵工丁可澤啓門納焉以蹊田小嫌首害太學  
生烈婦日夜泣曰吾婦人不能任殺賊之事卒有  
變惟從夫地下耳已乃織襖帶懷袖間顧高氏婦

泣曰吾不卽從乃翁歿徒以若耳若累我若累我  
高氏烈婦次男譜妻也甫合卺十有八日高氏解  
姑意乃晝夜與姑俱姑食亦食姑泣亦泣從兄孝  
廉公憫之遣語烈婦可遷避我所他日原隰之哀  
便于相求也旣至旋告歸已舍謂彼峻宇高棟倏  
有急不可以縲且歿非吾家恐傷先夫志一日晨  
起方沐聞人馬嘈雜聲言大掠烈婦曰可以歿矣  
脫被擄何顏見乃翁地下乎叱高氏使避不從遂  
相入別室已而掠者及門烈婦子詢譜皆被執烈

婦與高氏疾趨而入弗顧也急扃戶出衣帶自經  
高氏亦縊于姑側掠卒隔窻以刀入斲其髮兩男  
碎戶入已不救矣卒逡巡退日節婦也相戒勿入  
其室高氏中丞東溟公孫女進士振東公妹也結  
褵無幾時而不愆于義婦姑雙烈旌表猶稽是採  
風者之責也夫



十彰禪師傳

禪師諱太惺字十彰不詳其里氏余於康熙癸卯歲間道南詢從施愚山先生講學于白鷺洲渡澄江訪無可大士歸而棲遲廬嶽將結茅玉簾泉終老焉已而不果北渡淮聞馬陵之側有極樂禪院者師在焉扣門而入草深一丈矣與師談三藐三菩提舊話師怪嘆謂是何華表歸鶴訢堯崩時冷事耶各不道姓字師謂子豈賈客耶余唯唯而別業已鴈斷西風矣一日策杖濟南佛山之下見僧

舍壁上有題來青榻三字余問得非淮上老僧筆乎此曹洞磬山之嗣也何以在此旋延之至叙昔時萍水因緣師都不記述及別時賈客語亦彷彿閩浮提中有此前塵影事耳此後來晤余于般陽山中驢背杖頭沽茗聯吟有唱和集一卷憶在重陽蕭寺紅樹霜厓與趙晉石昆仲及家弟涼武張燈鐫詩於青雲蘭若之東岩下依依如前日事也已而師應河間之請同人有贈別詩集久之復歸歷下鵲菴朱居士禮請入主甘露禪林香花之供

歲有常給几宰官之仕濟上者與濟上之樂道者皆助焉以故住其露最久師於詩喜竟陵於書愛思白晚歲頗重聽余每過之畫沙題几相視而笑雖石女度曲泥牛闢海漠狀若不闢也他日謂余曰公當及我之在也爲余作傳俾余得親見之余笑謂迦文雙樹入定時患無法寶結集而乃效司空表聖歌舞生壙中耶會一日余山夜讀貫休詩至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句不覺掩卷瞿然曰吾寧遂負師乎哉乃爲叙余二人來往

風流如此或曰師蓋鳳陽人也

舊史氏唐夢賚曰朱晦翁不云乎吾所註書惟作一篇文字觀大約頭上安頭屋上架屋耳深戒門人勿爲流通又云惜晚年改正不及矣故于易簣前夕尚改大學誠意章註而後來學者守其殘缺自謂已足不能旁求返觀而得其旨趣豈能知晦翁者哉刻舟求劍留犢返珠此古今一大公案可嘆也師在濟上初未嘗有以第一義來問者卽師亦無法與人其得失且何如乎况邇來諸方以據

簡爲裨販者徃徃而有師雖目視雲漢抑亦可已

君將何往鷺扇羽衣颯然行路宛彼道童駭而屢  
顧人皆不知我知其故此往天台而恐日暮我來  
致詞君其小住鴈蕩龍湫我所夙慕嗟我此來君  
已先赴海龕石室終當相遇阮肇劉晨曾何足數

王綏山像贊

君將何往鷺扇羽衣颯然行路宛彼道童駭而屢  
顧人皆不知我知其故此往天台而恐日暮我來  
致詞君其小住鴈蕩龍湫我所夙慕嗟我此來君  
已先赴海龕石室終當相遇阮肇劉晨曾何足數

成昭其像贊

籥笠朱纓電裳盈盈懸河之辯容成廣成略焉兀  
坐如聞曼倩笑語之聲

邢百穀像贊

邢號所居爲一柳齋

有鬱者柳邢一陶五韓翊張緒曾何足數我儀其  
人淵然博古雕蟲小技知子雲必傳刀筆壯夫耻  
蕭曹爲伍

自題小像

此何人斯高顙廣額頎然而長殊不清揚逐牛馬  
走而無詞章傲寒蟬鳴而得癡狂塵埋明鏡不出  
臥輪之伎倆乾死蠹魚難蝕神仙之墨香吁嗟老  
矣待束縛於高崗憶托胥靡而生笑憐憫之一場  
豈其卽寄廬般陽遠愧東園公而近慚子方者耶

志壑堂文集卷之七

文

公祭大司寇姚若侯先生文

代

嗚呼我友果以哭愛弟翼侯之故一慟而不復起  
耶五月中公之門人唐濟武太史往覲函丈余附  
寄一詩有云爲問元之何濡滯文昌尚未佐鴻鈞  
今余別公八年矣方望公協卜金甌期願未艾俾  
伏處林臯者猶得早見昇平而乃及此耶當濟武  
之歸也云公臥病四旬今已霍朕入署矣見余詩

啞狀而笑云譚何容易耶寄訊殷勤媿媿猶昔余方幸雲霄故人起居無恙歸休命駕鷄黍從容共繹真詮偕臻覺路不意濟武歸方十日而遽有此變也方函問之初至也余以爲此必翼侯訃音之訛耳無何而傳者漸多已而見邸報遺疏恩綸存卹已而見白雲舊署別補司鳩嗚呼吾友真作古人矣此非予一人之私慟海內之哭公者萬人如一聲也素旒南歸公之知舊與門人朱萊孺輩相謀哭公于聊攝之津公之知舊太息曰人之云

亾邦國殄瘁公之門人雨泣曰先生視余猶子也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若某某則仰天而號曰是生歿而肉我白骨者也而况余與公同譜同官繫羽玉堂之班接案金天之署三十年道義切摩者乎朕余之所以哭公者蓋不僅在區區縉紱之間也當余之官副都御史也上召對於內殿詢及在位卿相以次及公余對曰真大司農也未幾而軍興旁午持籌蒿目誠得公司會計之任清淨冒塞漏卮實帑藏以救生民竭蹶之命則管敬仲劉

晏復出東南之奏凱指顧已賂也嗚呼已矣朕公  
之在司寇也讞鞫詳審所不能得之同官者每反  
復陳說務期人自以爲無寃而後已或曰此獄已  
定矣公曰固也奈毫釐未協何同官將出署公挽  
其手好語雖同官每欣狀若轉環焉卽退食時猶  
以日所得省直案牘携歸邸中與諸郎君擬爲兩  
造問難之詞以求盡其情嗚呼公所活人多矣至  
於急人之急不惜倒橐倡義以拯人于顛沛中者  
指不勝屈也公素深于乾竺柱下之旨乃一聞翼

侯中州之訃曰吾非不能逆觀奈情不能止何咯  
血舊恙復作僅以五十九年而終可謂篤于天顯  
矣往者公於門人王冰壺少宰之沒也祭之日恨  
未得與究性命之奧義公之祭令弟翼侯也曰家  
當爲可富可貧之家官當爲可貴可賤之官人當  
爲可生可死之人伸新息之論而進于大道千古  
名言矣楚招魯諫今復何詞哉公之來也有自其  
去也必有歸芙蓉城畔千花靈芝宮中一水逍遙  
容與俯視塵寰猶大海之漚起滅耳而余猶望總



志齋堂文集 卷之七  
三  
惟而大戚其亦爲子桑雎之所笑也已嗚呼天人  
不隔笑言無異旨酒在陳知不遐棄

祭先師姚端恪公文

惟戊午之六月痛箕尾之上僊聞素舸之南下將  
歸寔于龍眠當九秋而隕雪奔聊攝之寒川登岳  
樓兮極望眇丹旄兮不前交相向兮雨泣負鏡局  
而東還迨小春之既望得禋廬之報箋謂石尤之  
不利滯德水而俄延示易名之鉅典慶轡文于重  
淵讀曳杖之遺訓同正筭於前賢嗟靈輻之云邁  
霜颯颯兮鳴舷悵西園之秘器歸何時兮 賜阡  
哀及門之炙絮阻關河兮几筵瞻音容兮匪遠悲

魚鴈兮難傳思夫子之政績有國史之瑤編念夫  
子之隱衷匪珥筆所能宣方 國家之草昧雜官  
方之茅荃色嶽嶽于畫省逐鳥雀之鷹鷂當異已  
者側目賦蓼莪而歸田侶魚蝦于江渚結蘿屋于  
山巔拾粟橡以末日弄潺湲兮清泉與野老兮爭  
席殆皓首以老焉蓋伏處山間者乃十有四年追  
彈冠而再出益峻節之孤寒半臣 復辟之初政尊  
威福之主權將罹禍兮不測賴 聖恩而得全由  
掖垣而烏府遂一月而三遷每摘疵而爬垢時繩

繆而糾愆雖任雨之疏成八百乃旌陽之行滿三  
千維爽鳩之晉秩漸尺五之近天望三台之星宿  
司斗柄於璇璣傷昊天之不弔遽觀化兮胡遄嗚  
呼夫子雖勲名之赫奕實退食而蕭然參藥山之  
法語蓋皮毛之久捐誦洪名之歷歷調鶴息之綿  
綿久矣造性命之閩異而名不欲專悟閩浮之泡  
影亦何羨乎偃佺奈小子之不造所虔奉以周旋  
仰泰山兮梁木潛出涕兮淪漣生芻一束有秩斯  
籩夫子不棄庶來格旃

祭少宰王冰壺文

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有六日通奉大夫吏部左  
侍郎王冰壺先生靈輻將以翼日奉歸山丘般陽  
故人唐夢賚驅車無棣匍匐喪次效昔人素車執  
紼之義計公謝棄人間蓋一載五月餘憶辛夷歲  
杪余客公館舍則二載餘矣伊時余當賦別燕山  
挑燈夕話公曰君且歸矣將何以教我余謂臣時  
善俗公才具自有也朕竊不自意微窺公神理似  
少減于向時盍暫輟銓政請休沐歸爲太母稱觴

政府叅贊公之春秋正長也如不可得則朝謁放  
衙而外須閣門下鍵栩栩高臥以爲常眠旣酣狀  
後出與賓客相見公曰君且休余其熟籌之時座  
客驚以余言爲放旣別去亦自悔其言之好慙也  
越歲十月忽得公訃初不聞患何症已而消息漸  
真滂沱涕泗哭公詩十五首往歲壬子冬杪來弔  
公雜楮幣焚公几筵之下公知之否今是月也浴  
佛之辰公誕日也公如在余不爲公壽耶嗚呼北  
邙衰艸我淚如何西州舊路誰復重過贈終述美

惟誅爲宐楚步齊挽神去何之誄曰公賦鹿鳴時  
年十九筆掃千軍胸羅二酉余長三年瞠乎其後  
旣同館選稱牛馬走天虓聯轡鳳池聚首時有晉  
師青萍夜吼家書萬金旅飲百斗旣余罷歸柴桑  
十畝公來視余春雨剪韭北海之濱余爲公壽西  
窓論文北堂拜母 兩朝倚公如左右手佐銓明  
刑補罅爬垢嶽峙淵渟恩遇獨厚方卜金甌彌乂  
我 后強仕何爲間關廣輶嗚呼與公期三不朽  
公聞余言譽不容口余髮已斑負此良友昔有高

賢定交杵臼磨鏡徐孺炙鷄絮酒贈公一詞公復  
知否旂常鐘鼎於公何有白楊青山天長地久乾  
三禮師浮丘結偶城主芙蓉三生莫負

祭高在衡侍御文

惟渤海之漭沆兮紛世德之蟬聯嗟我公之蔚起  
兮揭鳳翥而孤奉盃溜雖材藪鬱乎山川朕以郡  
邑起家而登躋青瑣益公之前後跼朕絕響者殆  
二十餘年自公之識應龍蛇也識者低徊運數不  
勝天道之感焉毋亦國折棟礪寧惟鄉失仁賢夫  
天馗之咀晤也其褰裳而歸者亦多端矣此自仕  
籍之多艱豈盡咎地靈之實朕自公之由司李奏  
績而徵拜侍御也儼烏府之獨領俄卿月之坐遷

志齋堂文集 卷之六  
乃一言之不合拂錦衣而言旋人知其徇佯於里  
門不知其忠懷苑結而不宣嗚呼此宋玉之所以  
招巫陽而正則之所以賦茅荃也公正笏螭切几  
視倉視齏莫不詳陳窮簷之病苦力拯黔首之顛  
連若夫逐手陽春隨筆膏雨則請復緩決一疏猶  
千奕襖爾必傳所謂起齒肉於白骨續生命於黃  
泉也至於公之褻躬耿介處家孝友瞻望桑梓莫  
爲之先已有燕許作記詳於瑤篇 某等戚里葭莩  
驚望新阡悲老成之凋謝追言笑於几筵是以悵

寢門之匪遠交雨泣而漣漣也公之沒也示歸簾  
之遺跡司幽都之冥權夫聰明正直者騎箕尾而  
上仙或其狀耶况過庭諸君琳瑯躡躑旣亢宗於  
閔閔各肅將其柩捲而公何憾焉嗚呼黃虞以來  
問長夜其誰還司命不仁嗟屬續其誰延有刑斯  
惟肴核在籩柜妝旨酒庶下雲軒

公自少壯登仕途歷古歷今不雲博  
問其奇其蹟與命不才其蹟其蹟其蹟  
國國各其蹟其蹟其蹟而公自少壯登仕途  
止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祭袁中丞九叙文

在昔召公惠流甘棠於維羊傳淚漬峴陽嗟我中  
丞起家苕水天造之初以身許國題名鴈塔正色  
薇垣世祖在御嘉乃奏言既陟銀臺旋領烏府  
帝曰欽哉滇南汝撫公至自滇聲滿長安吐番緬  
贊保釐無愆天眷東顧太行之左哀此憚人非  
公不可我公秉鉞首泐闡員門無苞苴邑有鳴絃  
惠文無私蠹賊是扶水旱蠲請歲無寧日公所按  
部驛路高眼一水一芻公之俸錢帝嘉乃績投

以巖疆三齊赤子莫不旁皇三齊匍匐九關是控  
申錫自天收回成命成命既回二東燕喜渤海  
泰山汝安汝止我公壽考胡不萬年胡天不弔朝  
露溘焉嗚呼膏雨其絕典刑其覆兒啼國僑春斷  
五穀某等訟附蘭譜義列編民訃音至止雪涕沔  
沔刑牲在陳有飶其香嗚呼公庶騎麟而下大荒

戴岵瞻京兆祭文

嗚呼謝敷隕少微之星向秀痛虞淵之賦雖生不  
滿百自古皆然乃天道之蒼茫而無據至此益信  
也夫嗜欲盛者伐其性憂虞多者戕其生此自人  
事之常耳嗟我岵瞻窮年學道閉門却掃閭里稱  
爲長者縉紳景其高蹈豈其願養之有缺亦不得  
髦耄而考終耶公舍香仙署官於長安弟輩退朝  
散衙晨夕爲歡如賚者更追隨雁塔遊宴曲江時  
相同也迨公視學山左雖凜遵功令不敢通尺



一之書而縞紵之情未嘗廢絕已而躋卿月之崇  
班返綠野之初服自此稱北江東無緣晤語徃歲  
丁巳之役賚與高司寇念東先生遊武林公館之  
別墅頻賜盤餐相與述天目之傳燈闡臨濟之秘  
諦無何偕王綏山同館登靈隱謁三竺舸舸信宿  
杯酌狼藉固一時之勝遊也賚等北歸而綏山已  
歿矣嘗從山左寄公一詩云蘆葉渡江如隔世蓮  
花聽漏更何人蓋嘆盛會之難再也又云襄陽奉  
道龐居士谷口躬耕鄭子真又云老友至今零落

甚可憐王翰失東隣則黃公壚畔山陽笛裏痛乎  
其不忍聞矣茲者弟輩延醫湖上重寓吳山公則  
時時過訪往往餽食握手笑言快如疇昔今歲上  
元前後一再來遊斗酒雙螭流連不置而公之病  
容已見矣時亦謂公去年有西河之痛今者團圓  
守歲諸孤在側未免有懷誰能遣此不謂公歸而  
病病且劇爲時幾何頓至於斯也初聞公之病也  
遣使問訊聞者漫應之云會且愈矣再訊則僕輩  
私相憂日轉劇轉危可奈何已而肩輿及門聞方

投參茨之劑少得安眠不獲問訊榻前而歸已而僕輩來云今日進粥一盂矣岐黃之效何如而遽至於斯耶夫有生以來識面何多然而道林元度友朋有幾無着天親昆季爲難方期與公老投白社倦息赤松而不謂公之先我而行也或者謂閻浮泡影公所夙悟夜臺知己盛於生人向子長所云但未知生何如死者公且能從容告我如西憲剪燭時耶旨酒在御雪涕瀾瀾公如不棄尚來饗思

祭王參政綏山文

維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六月朔丙戌越晦日吾友參政王公綏山棄世已逾大祥矣山東唐夢賚始獲載酒山原拜奠于享堂之下語云墓有宿草則朋友爲之不哭是非所論于吾兩人也余與公題名鴈塔同出河南王夫子之門而又同館每趨朝下直執經立雪無不同者而又同志當余之一再上書言事閤門候 旨時誠狂愚不自量然賓客至以余舍爲畏途有不敢路經余巷者或且口

緹騎卽下詣部質審矣或且曰環甲看守者旦晚卽至矣私念余卽不詣人顧獨不可自出遊乎乃一出戶而行吾前者或望望而去之行吾後者或遲遲而不前至無敢睥睨並肩寒溫數語者余始知惡我者之欲殺我也當是時公獨不以余爲不祥引嫌自匿顧乃晨夕相過笑語如常時雖其時之憐余直慙傍徨而莫可誰何者無論識與不識實聞其人如公者抑亦何可忘也及余罷官而歸也有直指余名入告者有直指余事訟寃者而公

亦已監司金陵矣每尺一相通未嘗不絮絮及往事也猶記公自金陵寓書告予曰牛首栖霞之勝曠肯來遊不腆敝儀敢以爲從者治裝余雖未獲至而心嘗嚮往也迨丁巳之歲予薄遊武林公方赴補長安取道山左訪予山中不值及返里門卽予至武林之次日一若宿約然者余登堂揖公公直視予曰君向所論事不過謂京察不宐反噬耳何至遂錮之終身余笑曰聞公釀甚佳試酌我他日方遊公別墅公亦一笑而罷已而載酒吳山窮

遊三竺徵歌卜夜往復流連幾忘身客越州也既而日來歲君歸予亦赴補會與君俱北終得過君里爲歡旣已卜日同發矣越日又曰同往良佳倘至維揚予偶有霜露之憂其何以歸予怪公言心竊異之比予歸山左抵秋而聞公訃嗚呼公豈其預知者耶何言之早耶予嘗讀三生圓澤之詩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又曰慚愧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反復是詩輒感慨無端涕泗橫流也今申酉之間予再來湖上過酒壚

下向秀山陽之淚登華堂起羊曇零落之悲一時故人如戴岵瞻京兆者又復謝世瞻望墓門匍匐嗚咽求如三生石上賞月吟風豈可得耶嗚呼旗亭貰酒生人所樂丘原漬絮亦復爲歡公生而爲予之死友也予未死而遂不得爲公之生友耶

祭王兆懷太守文

白山矗矗綠海湯湯豈弟君子德音莫忘於惟我  
公起家遼陽從龍豐沛賢書載揚初任畿輔墨綬  
銅章蕩陳草竊俾乂而康奏績花縣講菴琴堂  
詔登北部五載爲郎寧失勿入讞獄周詳 天子  
日咨出守三湘良二千石再佐大梁維彼大梁小  
醜靡常蠢爾螳臂敢于鳴張公赫斯怒稽顙來降  
郡有疑案發塚探囊片言而折凜若秋霜二東洋  
洋山海之疆公來爲守實領東方維時禁旅有事

荆襄赤羽白羽來徵軍糧我公蒿目午夜旁皇悉  
索敝賦以佐戎行驛路膺膺皇華翱翔載整車騎  
載飭餼糧晝理簿領夜對縹緗退食問寢率子稱  
觴嗚呼我公邦家之良晉秩紀勲譽起巖廊嗚呼  
我公膂力方剛萬民是瞻四國于王胡不百年第  
祿爾長憶當卹刑痍瘵如傷日夜程書怒焉神哉  
公于此時宐事岐黃乃馳南服聿送騰驤 王事  
靡盬道阻且長邦國殄瘁人之云亾嗚呼山有峴  
首樹有甘棠作賦摩詰脩文卜商海天兜率終古

茫茫公之輜車將返故鄉介以絮酒薦以粬糝公  
尚不棄翻朕來嘗

祭一品馮母房夫人文

霜落寒原蕭條風木寶婺光沉國郵巷哭於維夫  
人清河巨族作配先生贊秉鈞軸歛時五福荷天  
百祿越自于歸閭門雍穆盥笄視膳篝燈佐讀先  
生升庸入直休沐筐篚尺刀酒漿藿肉縞紵貽賓  
蠶繅制服報以雜佩亦有旨蓄夫人之胤三薛二  
陸砌繞芝蘭庭紛蓀竹烏奕家聲嗣爲令僕夫人  
之慈上善若谷敵體玉堂逮下金屋天上石麟帳  
前銀鹿屬裏屬毛載鞠載育 寵誥自天轡文杼

袖翟帔翠翹雲輦朱轂宮嬪儀型命婦私淑於維  
夫人百僚是肅晚歲媵修畝命乾竺饜茹清齋郤  
御純穀脫簪輟哺賑卹煢獨嗚呼夫人令終有俶  
泰岱祥雲散爲霖霖焚輪喬木蔭此樸樾胡天不  
弔觀化何速某等梓里後進馨聞習熟蓮國瑤池  
蓬心蒿目絮酒炙雞薄言滲漉薦有柅枚奠以茗  
粥落日荒荒松風謾謾不腆敝詞昭告司祝

祭一品馬母王太夫人文

嗚呼鶴悲陶侃兔馴蔡邕昊天不弔降此鞠凶於  
惟夫人三韓巨族作配司寇荷天百祿其胤維何  
國之二陸伯御元戎季典司牧維我司牧邦家之  
良翩翩年少來令般陽夫人之命閭教是宣劬勞  
撫字十有餘年門無苞苴廷緩催科顧瞻四國敷  
政如何飲水思源魯侯壽母庶其升堂酌以大斗  
於維夫人胡不遐齡聿觀賢令奏最明廷寶婺光  
沉國恤巷哭陳我豆籩薦以茗粥瑤池蓮國靈旆



歸來於維不棄尚右嚮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王冰壺少宰母太夫人祭文

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長至後一日淄川年家猶

子唐夢齋驅車長白之野渡小清入無棣赴少宰

冰壺先生之廬而會葬 誥封太夫人王年伯母

焉謹枚淚而為言曰二十餘年齋之望騶山桃嶺

而命駕者蓋十返矣不謂總帷素旆之下吾友之

墓已宿草綿芊也不謂壬子之秋方哭我友于九

泉而乙丙之交再理素車白裕之鞭也方少宰公

之初奉板輿迎養太母于京燕也同館兄弟拜太

母于庭前燕喜堂上舞衣翩翩賚進而拜母退而  
潛狀謂彼蒼其何辜獨鮮民之不天蓋余與少宰  
公皆二十而登朝而小人有母乃棄我于舞勺之  
年嗟哉太母壽考寵命天之所以篤母者獨偏豈  
其青鳥瑤池亦扶搖而上僊耶當賚之葬先慈于  
儒山也雲霎匝女已撒几筵少宰宿寒館而衝荒  
煙匍匐茅沙之次涕泣淪漣仰視松楸俯臨窀穸  
而修執紼之義焉今者太母方棲神于漆室少宰  
已託體于新阡耶嗚呼象服魚軒丹旒連蜷華表

翁仲馬鬣牛眠此在道路之來觀猶承風而悲咽  
而况與公鷄黍生平躑躅墓田者耶嗚呼太母有  
子正笏朝端伯季諸孫簪紱蟬聯人間之五福可  
謂全矣生榮沒哀其何憾焉維余小子顧影獨憐  
嗟將登廣武之城陟馬谷之巔誦向秀山陽之賦  
補東哲白華之篇聽海濤兮瀚泮碎伯牙之鳴絃  
辭黃公之酒壚痛哭而不復還也旨酒既陳有牲  
斯牲太母不棄庶來享旃



胡天不弔朝露溘焉太母不憚中丞禮斗如可贖  
兮盡此黔首光沉寶婺風褫萱闈母儀逝矣民其  
何歸嗟維中丞惠冒斯土母之猶子涕零如雨梁  
木有本醴水有源簪紱纍纍哀不能言生芻一束  
絮酒一卣神之格思載拜稽手嗚呼尚右饗之

祭外母焦太安人文

嗚呼不孝賚乃復麻經而哭太安人于丘原也念  
庚戌之夏太安人已病猶強起延見問訊榻前固  
憶壬辰之役不孝賚奠鴈拜太安人于堂下者益  
二十年當高堂之戩穀藉蹇修之蟬聯解佩纒以  
爲理下鵲居之闐闐念秋毫皆母力結細儀及珥  
鈿懷鹿車之孱弱胥臯通之半屨方文園之伏疴  
請岐伯之夕遣幾壽母而歌燕喜倏奉祀而撤靈  
筵繞楸壠之葱蒨掩遙夜之重泉嗚呼太安人之

家雙戟榮焉太安人之歸節鉞巍狀太安人之伉  
于公定國之高轅太安人之嗣繡斧驄馬之珊珊  
太安人之貴褰翟服之魚駟太安人之壽躋耄期  
之華巔此母夫人之家世皆彤管所能宣若夫襄  
梱政以經術殆書悅而禮輦秉涑水之儀節仰女  
宗于昔賢凜晨昏之步趨謹孝弟之拳拳雖三尺  
之童子秉威儀以辟旋故竹蓀與蘭茁森冠帶之  
蹁躑此昭華所不知非中壘之克傳嗚呼婺宿之  
精胡隕光兮碧川青鳥之使或扶搖兮上僊方雲

馭之遐升更棘人之不天對待御之雪裾相號泣  
兮淪漣慘輻車之既駕集士行之牛眠將甥館之  
微忱薦蘭鞠與青蓮和瓊靡之蠲吉庶迴翔乎今  
阡

嗚呼壙築朱序杖落金魚緬維賢母中壘特書或  
封其墓或表其閭維太夫人瑯琊巨族作配中丞  
雲翹朱轂闔外珮戈帳前銀鹿其嗣維何元方季  
方芝階披拂玉樹琳瑯河東三鳳白眉三良勝社  
將墟遭家不造海水羣飛凶烏夜噪太母徽音凜  
如政府內和熊丸外禦其侮奕奕諸孫左規右矩  
無小無大雕龍繡虎二十餘年聯翩振羽北闕南  
宮繩其祖武剪髮畫荻曾何足數所最著者夫人

祭畢母王太夫人文

嗚呼壙築朱序杖落金魚緬維賢母中壘特書或  
封其墓或表其閭維太夫人瑯琊巨族作配中丞  
雲翹朱轂闔外珮戈帳前銀鹿其嗣維何元方季  
方芝階披拂玉樹琳瑯河東三鳳白眉三良勝社  
將墟遭家不造海水羣飛凶烏夜噪太母徽音凜  
如政府內和熊丸外禦其侮奕奕諸孫左規右矩  
無小無大雕龍繡虎二十餘年聯翩振羽北闕南  
宮繩其祖武剪髮畫荻曾何足數所最著者夫人

成城華路荆棘板杵之聲雉堞有翼梓里以寧長  
 白如礪萑苻不驚我儀古人臺比懷清寢門執法  
 惕若憲章秩秩臧獲無敢陸梁族子不率捷以記  
 之屏息而退罔或異詞嗚呼太母邈矣女師東瀛  
 西竺颯爾靈旗某轡文寵詔庶降不遲某附在姻  
 戚馨聞夙知顧瞻丹旆涕泗瀾瀾肴核維旅有酒  
 盈卮羨門華表自此長辭太母不棄尚來饗思

祭母王太夫人文

韓麗宇郡丞母太夫人祭文

維太母之遐齡兮 不孝賚 方嗽詞於壽筵慶萱闈  
 之遲日舞班衣之蹁躑謁雲翹兮鳩杖紛簪笏之  
 蟬聯謂闔儀之壽世宜海筭兮永延胡鶴馭兮朝  
 發隕婺光於夕川當風水之震號兮正棘人之不  
 天設束芻於堂下攀慈雲而涕漣驚輜車之命駕  
 悵歲序之流遷噬魚輶其未遠望石馬兮不還鳴  
 呼太母之霜操兮焜耀塵寰蓋艱難家秉以母德  
 兼父道者四十餘年教子成名遠提百里之花封

下撫五世以稊綿迨晚飯爭土而晨昏粥饘故委  
 順之日雲來絳節而室現青蓮豈猶夫泡影闔浮  
 而賚志重泉者哉嗚呼不孝母之猶子與母令嗣  
 名同雁塔居同梓里瞻望同悲笄笄無倚鮮民之  
 生久不如灰雪衣再拜雙淚瀾瀾拒救蜜餌匪日  
 耳只瑤漿纂勺匪日華只靈旗連蹠庶其來只

文長日獲故水之風飄出雲映分於好  
 辦太母之悲憤兮  
 不孝母之猶子與母令嗣  
 韓賢字憑丞母太夫人祭文

志壑堂文集卷之八

墓誌

陝西按察使司清軍驛傳道副使翟義圖墓

誌銘

間披讀史傳萬石君家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  
 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若劉文饒太尉即在倉卒  
 未嘗疾言遽色竊掩卷太息淳篤君子哉近覽憲  
 副翟公遺狀既卒業益不禁徃復三嘆云公諱文  
 賁字去文一字于園號義圖先世薊之棗強人明



初遷畿輔之民以實山左因隸版于益都曰西河  
村遂爲土著三傳曰旺裔姓繁昌誕生十子其四  
日慶脩行於鄉是爲公高祖慶生公曾祖旭號西  
溪公明神宗朝薦齒德賜爵一級爲耆德壽官豐  
財尚義公太史鶴爲之傳生三子長爲公祖進賢  
環川公邑庠生凡四子次爲公父玉鳴公諱瑄早  
列黌序掉鞅詞壇孝行斐聲於鄉里數奇不遇菑  
林惜之以公貴贈朝議大夫總憲馮易齋先生詩  
之爲詳子五人憲副公其季也公爲人豐頤偉軀

于思脩脩淵狀無驚喜之色方竹馬時母魏太恭  
人早世旣總角贈朝議公復歿公髫年下帷有逾  
成人每撫卷撫狀念先人遺志具在墳典余小子  
其何敢荒於嬉以墮厥緒蓋廣川之園未嘗見屐  
痕焉旣補博士弟子員冠軍者三大官之餼猶掇  
之也壬午舉於鄉丙戌薦春官以高第擢刑部主  
事戊子同考秋闈維時 令甲猶得分闈闈墨公  
所得士率嶽嶽各雋旣登上第多妙選館職者越  
歲以輿望交屬。世祖皇帝特遣由郎署視學政

兩湖以藩司少叅兼臬司僉憲當是時吳越之文  
軋茁聳牙詭於經義率成風矣公既至一砥于清  
醇所彙試茂才第一人遂舉郡國孝廉第一人猶  
司左契狀至于今蔚狀措笏金馬門者纍纍也秩  
滿晉憲副視關中郵政會以人言解組歸歸之日  
僦居淄城所謂西河先人數椽殆未足以庇風雨  
也已而曰客棲臯廡何其久也使營菟裘吾將老  
焉乃故廬方就而修文之召且赴矣公天懷端慤  
篤于門內初魏太恭人之歿也贈朝議公繼室以

曲太恭人公之奉萱闈也太恭人闡教不少假而  
啜菽飲水有歡心焉既捧檄關山歲時無違介壽  
恭人未始不破顏也太恭人疾岐黃藥裹悵無術  
矣歿之日杖而後起舍襚有加禮焉公伯仲兄早  
逝季弟文熙曲太恭人出也飲膳第產惟所愛季  
猶時時謝卻之雖相規以義怡如也伯仲諸孤相  
依爲命或授之經分之土由毀齒以逮于婚以俾  
于成公猶子庠生永年所爲狀班班如是余早歲  
與公同朝里居去公巷鳴珂相聞也得公行誼最

悉嗟乎此非薛孟嘗之所以焜耀于青史者乎夫  
人品量相越雖遠朕賢者亦比比而有謂古今人  
不相及猶爲貴耳賤目之談矣 國家肇造伊始  
法綦重矣人或邁舍沙之射且叵測公殷憂爲之  
祝網事雖寢不蹈危機者幸矣嗣其人覆以怨報  
公領之而已嘗市一婢詢之其父則武弁也曰是  
亦人子趣擇偶資送之某頽舍貨于公業有成言  
畢授之值矣居數歲日曷有以益我日益之勿較  
也緩急人所時有三黨閭右或告急於公未嘗以

無爲解卽未嘗曰若必有以報我蠲施之目不能  
覩縷述也夫世風亦稍偷矣一介之雄猶日以螯  
人爲事天道禍福之數若罔聞知箕帚不當意則  
投袂而起或且麋至而睨之曰夫夫也中情怯耳  
先生長者羞之矣卽有植德之家嘗咨嗟以語四  
座利濟可更僕而數也古人謂陰騭如耳鳴人所  
及知倘非上帝所眷矣乎憲副公居淄十餘歲雖  
蒼頭族屬不聞有轆轤鄉曲之聲余每造訪見其  
端居齋穆一似聞道者朕公間有所詣聞寂若未

嘗榮戟也者相傳一市僧緣蹊田小故操戈造門  
隣里惡之公若不聞也人謂叟郝長者莫之或先  
矣迨身沒而後聞公遺行乃施德于不報以視犯  
而不校者何如哉昔人有云某公盛德吾爲所包  
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其公之謂與其公之謂與  
夫喬松卽接踵于世初何損于司命若公者乃不  
假之年而五十四齡以終何耶豈其玉樓作賦果  
不減人間圭紱耶抑天道無親必于其子孫耶南  
華所云南面之樂不可知諸郎頭玉磽磽請高大

其門以竅之矣公生於故明萬曆癸丑十二月二  
十二日子時卒於 皇清康熙丙午五月二十日  
未時享年五十四歲配恭人丁氏子男四人長卜  
年邑庠生先公卒次益年邑庠生次豫年次邁年  
女二人茲卜以康熙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厝于淄  
川南郭吳隅之新阡憶在丙午之夏銀臺子下王  
公歸葬同邑諸君子爲章告絮酒焉旣集商議于  
大樹下宗丞高念東先生謂公客也當祭酒已乃  
拜伏如故事禮較繁矣事畢退就南楹公汗泫泫

下葛衫皆濕狀歸來猶聯轡笑言無恙也越日携樽落我山堂杯斝之餘腕搖搖不任七箸急呼藥餌啖之歸越夕病劇余候公于榻兩僮掖坐秉手言囁嚅不可辨是夜震雷砰訇報輻車南返遲明白衣冠往者絡于路殆市無人矣嗚呼靖節南村之詩日聞多素心人相與數晨夕田居一二故人或方遂初服旋哀楚夢溪山徙倚杖屨無徒所爲撰次公遺事雙淚落淫淫也爰系之銘曰般之陽

二水兮湯湯麗譙北倚白雲

之鄉厥封如堂長楸白楊鬱維芝蘭之祥

前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岵梅章公行狀

嘗讀章文懿先生贊曰儒雅如黃耒軒豪邁如莊定山又曰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惟闇狀自命余高山仰止心竊嚮往久矣今閱章岵梅大叅行實而嘆家學之有本也公諱自炳字美舍別號岵梅因築別墅於香山之麓又號香山居士宋紹定間封東莞伯童居易之猶子將仕郎克家以其甥章文炳爲嗣遷居香溪是爲公之十三世祖文炳三世孫正九以子進士梓貴贈禮部尚書郎

志寧堂文集 卷之八  
遂爲蘭江巨族文炳九世孫品琥於故明弘治時  
相繼登第時有精品博琥之稱而慎齋公品刻文  
章理學幼與楓山齊名者也正德二年慎齋具奏  
於朝復姓章公之高祖裕齋以明經授靈山縣二  
尹則慎齋之從兄弟也曾祖清塘由歲薦司訓泉  
州府祖後塘隱德不仕父梅川以公貴初贈徵仕  
郎行人司行人再贈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祀  
鄉賢公登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催趨浙江河南  
軍器冊封淮藩辭餽遺復命賜勅優獎其初政清

慎如此以便道兩獲省覲太母里人至今榮之庚  
午擢山東道御史抗節不賂權貴改兵部職方司  
管理驗軍主政具奏編造管伍補驗等七事之疏  
得旨飭行省糧巨萬又汰樓軍冒濫千餘再錫璽  
書褒美嗣命督巡皇宮兩受寵賚肅肅司馬之屬  
人亦何必定爲侍御史哉癸酉陞福建屯田鹽法  
兼管水利道叅議公䟽陳屯田事宐十款並附未  
盡事宐八款清出墾田又理出原田未陞科者增  
糧數百石又請蠲納樸復鹽屯清鹽弊䟽積引復

官河凡所施設既調劑於人情之所宜尤變通於成法之可久商民戴德建生祠祀之宜矣晉分守漳南道副使兼攝分巡道篆郡當劉香殘破之後猝有廖監激變一事人情洶洶公爲諭禍福解散之旋分首從以服其辜聲色不驚邊民藉以安堵甫閱月卽按部察海上情形建堡增兵計兵設餉減上杭河稅之累商者值歲饑倡賑發倉所活無算復修行保甲申明六諭舉學行之士以礪風俗其諸倚勢齟齬民者痛懲之而漳汀之氣以舒矣

無何丁太安人艱歸閩人鐫碑以紀其績云有紊我鹽政侵我屯法塞其利源者則日章使君之律令具在其畏服如此服闋補南贛兵巡嶺北道副使虔南壤連四省素稱尙賊出沒之區兼以歲荒賦急軍民交困公旣至捐廩搜贖助餉賑饑而兵民大悅會徭寇披猖閩粵楚郴四省聯兵會勦公奉勅監軍移駐廣東賊穴四面皆巉巖絕壁深廣數百里不可近公恩威並用與將士同甘苦是以虔兵有挫賊之捷而公已病矣凱歸方以病請旋

晉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虔撫䟽乞留公久任且  
荐公曰才猷粹研操履湛白馭兵合法而不擾治  
政善濟而得宐競練之間四事助舉顛俗素囂而  
澆風頓息者皆其力也監軍於粵屢能制勝粵虔  
兩地神力並行勞勲非可以尋常論矣是應以建  
牙酬之蓋是時虔撫陞遷意欲以公代也未幾又  
有龍南妖賊楊細徠之變公力疾誓師同事皆留  
公公叱馭而前披菁茅排嶂壁誅亂首散脇從秋  
毫無犯振旅而還而公病增劇矣再以病請虔撫

具題未旬日而公卒於官是爲崇禎癸未年八月  
初八日也再七閱月而明社爲屋矣蓋啓禎之間  
事已不可爲使天假公以年朝假公以柄以清京  
軍之法整禁旅以治閩粵之治控蜀楚未必無所  
濟乃公卒於癸未而國亡於甲申母亦運會使朕  
歟跡公生平持符節立御淮王之餽爲侍御不賂  
權貴之門秉憲嶺北高懸拒請謁之牙旗旋兵龍  
南嚴揮求叙功之金鼎一若龍門孤峻萬仞壁立  
朕者乃其兩任巖疆提軍勦寇但殲厥渠魁兢兢



志齋堂文集 卷之八  
乎戒崑岡之焚至於臨蒞屬員其治行卓越者固  
不惜荐剝揄揚之卽間有不職者亦惟委曲誠諭  
俾令自新不致輕挂白簡仁人之用心抑何厚歟  
若夫軍民詞訟必親加讞決朕後定議居恒日生  
死之權在此吾何敢假其手於幕僚其積勞盡瘁  
歿於王事良有由也公在官之日多當其讀禮而  
歸也闢地香山之畔鑿池種樹偕二三父老棲遲  
其間人不知爲榮戟之門焉迨於營建先人宅兆  
往返徒步常數十里殆其至性朕矣侍父病刲股

嚮天從宦署爲母治佳柩及含殮或易其器矣公  
聞之復納母所御衣物於中瘞焉且撰藏神誌以  
自悼其篤孝如此公父梅川易簣之頃執公手而  
囑曰吾世以理學傳家如慎齋楓山兩公汝師也  
公剛方不阿而又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其清  
厚之風得楓山之教爲多兩越固多君子自青田  
新建以來公處文懿之間所謂百里而一賢耶朕  
公之叙草窠詠梅詩也曰慎齋之裔將爲若敖草  
窠之後豈有樂廬惟我裕齋子孫衣冠濟濟說者

皆信驗於堪輿朕乎否乎味其言公之自信於天者實深而不盡在地產靈芝水滙香溪之兆也今者香山之麓筮得佳阡以宗黨有異議改卜公窀穸於東園之上公之子若孫似有歛望焉余不佞竊謂昔人相地大意不爲溝渠道路已耳士大夫或溺於楊救貧賴布衣之說寧至掩柩不葬抑亦惑矣茲者東園之役有三善脩焉歸魄一也睦族二也信天理而不專信地理三也積德之後必有達者請操左券以俟之不僅在龍穴砂水之間矣

公早歲名噪詞壇迨服官凡疏奏文牒手批口荅皆出親裁所存稿如職方屯鹽山海諸條議及理案叢尤諸集并梓金華文獻錄行世余尚得披誦數冊惜未見其全編也公元配趙氏初贈孺人再贈安人爲清獻公裔孫太學元功女事親相夫聿成琴鶴之遺風焉繼配張氏初贈孺人再贈安人恭懿公元孫高州守獅峯之女婉嬾有令德撫前子如已出繼配張氏初封孺人再封安人孝廉士淳子文學文止女幼嫻內則博觀圖史晚年茹素

奉佛曹大家桓少君之儔也公與夫人生卒年月  
詳載行實中男瑞亨貢生女三人孫男五人長嘉  
錫庠生次嘉祚庠生三嘉賓儒士四嘉善由庠生  
入監考授縣丞五嘉亨庠生孫女三人曾孫七人  
曾孫女五人元孫女二人茲於 皇清康熙二十  
年春公之子瑞亨與孫嘉祚嘉善臚公遺行詩爲  
狀余閱其詞典而有據核而不侈可以傳矣今  
朝廷方集詞曹博雅之臣搜集岩穴藏書人物以  
成勝國之史余言可徵必有燕許鉅手爲公作傳者

諸城崇寧寺大威上人塔銘

余家東海時時仰止圓嶠方壺三神山則於東武  
城南五蓮九仙勝刹蓋杖屨常數數過云壬子歲  
四月窮跡勞桑揆竒屨市往返皆經東武之崇寧  
寺始知有大威上人巳示寂雙樹者一歲矣巳而  
其嗣性本介余友彬公請銘按狀公諱如雄號大  
威膠海李氏子十九歲依拙菴師薙染拙菴乃啟  
建五蓮蘭若心空和上之嫡嗣也當故明萬曆中  
愍山紫柏蓮池三大士出世時和上建法幢輦下

九卷堂文集 卷之八  
獨與邑故中丞某公友善故黃金埒地創始于瑯  
琊之五蓮山法子林立問道者履相錯也公既爲  
和上孫噐宇超著煙水南詢受具金陵古林寺遍  
歷諸尊宿會下有年芒鞋根斷歸省師五蓮里中  
人延住洪禪太平崇寧諸大刹皆莊嚴勝妙座下  
巾瓶之侶每以十數侍側秩如也公臘逾八旬健  
步善飯日曠曠視恒河如少時而弘範毘尼不少  
假易居嘗正色訓戒諸徒謂汝曹業披緇稱佛弟  
子不凜凜秉古德威儀而入泥犁如箭耶其生平

嚴翼大較可知矣歲辛亥春月一日策杖法屬及  
檀信家曰此去更不復再來矣時亦謂雪鴻孤踪  
經過頓掃耳越八月二十有六日一夕告逝始知  
淨土皈依蓮池預兆世人固不識也公生于故明  
萬曆辛卯四月初八日距今皇清康熙辛亥享年  
八十二歲僧臘九四十九塔于寺之西隅余不佞  
嘗云七尺幻海業掛三衣紹隆正法担荷如來固  
是青箬笠前本分事卽不肤亦須爲大千牀座一  
粒供養十方母寧是把茅一鐺板牀四脚人茗亦

志齋堂文集 卷之八  
茗人粥亦粥云爾哉。迺世固有巖棲穴處之子，依止不殊，恒人猶狀版築，誼闔以金碧爲佛事，而臘盡鐘鳴，歸期預示如公者，抑亦可以不負矣。爰爲之銘曰：茫茫膠海，枕籍勞山。那羅延窟，不佛則仙。與世委順，無怛化焉。華表千年，而化鶴安養七日。而開蓮此爲何人。宰波歸狀。

空相法師碑文

不佞向搜雲光老宿，支那撰述於佛山之麓，因得見嗣法空公云間，搢笏與語，立則語立，坐則語坐，不爲逢迎，洒狀絕凡情也。卽一再造訪，初未嘗詢及居址、姓字，誰何者。瓜棚石磴，纔似謀面而已。會其時受別請，余偶謂彼中道侶，宜不惜爲公檀護。耶公赧狀形於色，不忍受。余始自省其言之躁矣。若經論商量，卽不憚伽陵爲人，頓說萬派千江，波入海而水情雪貌，義皆自適。噫！此豈談紙上般。

若者哉鏡臺二偈仁者切莫逐響分別矣余嘗爲  
公題小像畧及生平公後建法幢武定蘭若始來  
往風流稱二老也師諱慧夤號空相濟南之齊河  
人薙髮萬安寺受勞山自華律師具戒爲故明賜  
紫雲光大師的胤于五臺亳州歸德彭城東鹿等  
處說法念有五年付衣四人凡度六十一臘生於  
故明年月日康熙九年月日沐浴告寂於武定州  
十方禪院其法嗣破迷公與諸弟子塔全身于院  
左從師命也浮屠桑下鴻雪如斯狀柳樛束屨何

刹不歇若是者抑亦足以觀公矣

